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三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斯咏

謄錄監生<sub>臣</sub>陳廷梓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三十七

歸安吳景旭撰

已集中之上

杜詩

鐵堂

鐵堂峽詩峽形藏堂隍壁色立積鐵

吳旦生曰峽藏於兩山之間有如堂隍蓋用秦風終

南何有有紀有堂之語呂居仁詩弱水不勝舟有此  
積立鐵又云何知若人胸中有積立鐵則又用老杜  
積鐵語矣

狨

石龕詩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  
又啼

吳旦生曰蔡傳卿注狨音戎猿狄之屬詩話以為狨  
類鼠而大余攷埤雅狨大小類猿長尾尾作金色俗

謂之金線狨是也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皮為臥褥鞍被坐毯之用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擲之惡其為身患也狨一名猯詩曰無教猯升木顏氏以為其尾柔長可籍然則制字從柔以此故也

黃山谷箋云招隱篇熊羆咆兮虎豹號

### 黃獨

後山詩話曰黃獨無苗山雪盛儒者不解黃獨義改為

黃精以予考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漢人烝食之江東謂之土芋江西謂之土卵煮食之類芋魁云

吳旦生曰詩詒皆以為芋魁非也觀其雪盛而無苗可知非芋魁矣乃其類芋魁而小者張文潛謂其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爾沈存中證赭魁最詳謂今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櫛櫛有汁赤如

赭南人以染皮製鞣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

注中所引乃此物

述異記云藥中有禹餘糧者昔禹治水棄其所餘糧於江中生為藥

洪武初僧宗泐有斲黃獨詩向來垂涕人遙遙千載  
慕蓋指老杜也戴叔倫詩地瘦無黃獨春來草更深

### 裛

狂夫詩雨裛紅蕖冉冉香

吳旦生曰古音所載裛者說文以為書囊也字林以  
為香襲衣也三蒼以為露塗花也西部賦裛以藻繡

乃書囊義古詩胡香裛還憶乃香襲衣義杜詩此句  
乃露盆花義古今字義相承之異也

石筍

石筍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筍雙高蹲古來  
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徃徃得瑟瑟此事  
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為表今仍存

吳旦生曰酉陽雜俎云蜀石筍街夏中大雨徃徃得  
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故蜀僧惠巖



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怒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又華陽記云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珍珠結成簾漢武帝時蜀郡火燒數千家樓亦以燼今人徃徃於砂土上獲真珠又蜀郡故事云石筍在衙西門外二株雙蹲云真珠樓基也昔有胡僧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真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摧毀墜地至今基脚在每有大雨其前後人多拾得珍珠瑟瑟金翠異

物今謂石筍非為樓設而樓之建適當石筍附近耳  
蓋大秦國多瑇瑁琳琅玕明珠金碧水道通益州永昌  
郡則寺疑此國人所建也又後漢書方術任文公傳  
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  
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在今益州成  
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大夫化為  
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  
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

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  
成都擔土為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尺其石今俗名  
為石笋梁益記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  
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丈餘  
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即非也又益州名畫錄云  
孟蜀時畫工李文才寫義興門雙石笋告道士范德  
昭昔云真珠樓基或云是海眼未審孰是德昭曰吾  
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啟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

以橫石相鎮埋於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真珠樓基海眼皆非也云出方圓記據此則或云城或云樓或云寺或云碑則非墓矣章懷太子云是妃墓則豈是昔時卿相邪歷稽諸言與老杜不合為詳載之

稚子

冷齋夜話曰筍根稚子無人見世不解稚子為何等語唐人有食筍詩稚子脫錦襦頭玉香滑則稚子為筍

明矣桐江詩話曰唐詩蓋謂笋之脫箨如小兒之解襁  
冷齋以稚子便作笋則非也

吳旦生曰或引交州記以為竹鼠或引爾雅以為野  
雉舊注以為宗文字稚子種種可笑余觀杜牧之詩  
小蓮娃欲語幽笋稚相攜此言筍如稚子即以小杜  
作大杜注脚可也蘓東坡送笋詩駢頭玉嬰兒一一  
脫錦襦雖本唐句然嬰兒即稚子也張廣神異經竹  
子笋子亦此意如謝宗可同根竹詩競秀亭亭一種

奇駢頭曾脫錦裯兒張伯雨竹石詩龍孫乍脫裯兒  
錦石面都皺彈子窩岑靜能食新筍詩脫裯錦紋散  
切玉霜刀弄李西涯謝惠笋詩襪材有派分洋谷裯  
錦無心鬪馬嵬又以此作錦裯注脚

### 梅雨

庚溪詩話曰江南五月梅熟時霖雨連旬謂之黃梅雨  
然少陵曰南京西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  
細雨來蓋唐人以成都為南京則蜀中梅雨乃在四月

也及讀柳子厚詩曰梅實逢時雨蒼茫值晚春時候所至早晚不同

吳旦生曰范石湖吳船錄謂蜀無梅雨子美梅熟時經行偶值雨耳恐後人便指為梅雨故辨之據此則庾溪悞認為梅雨而謬為其說也老學庵筆記云子美雨詩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邪埤雅云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

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汁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黥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變而成杏地氣使然也

月令廣義云徽音梅黥音軫溽濕之氣也一作霽黥廣韻黥又作鰲

東絹

雙松圖歌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减錦繡段



吳旦生曰舊注鷺溪地名在梓州鹽亭縣出絹甚良  
謂之鷺溪絹即東絹也文與可詩待將一段鷺溪絹  
東坡答與可詩為愛鷺溪白繭光元何太虛詩千黃  
金雙白壁鷺溪白繭纔數尺韻語陽秋云秘書古今  
名畫如所用絹素凡涉  
名筆必密緻緊厚蓋慮其易敗也宋元章畫史云古  
畫唐初皆生絹後來皆以熟湯湯熟入粉槌如銀版  
故作人物精彩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文粗便謂  
不是非也余謂用粉槌絹固善然視他絹丹青恐易  
也渝也

閭丘

贈蜀僧閻丘師兄詩題下公自注曰太常博士均之孫  
吳旦生曰成都文類均銅梁人與杜審言同年均善  
書即所云世傳閻丘筆峻極逾崑崙者雪嶺多其碑  
碣甫時尚存僧在成都與甫通家來往唐詩紀事云  
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謂審言以詩均以字同侍  
武后也困學紀聞云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蓋稱  
均之文也舊史景龍中均為安樂公主所薦拜太常  
博士公主誅貶循州司倉進不以道其文不足觀已

芋栗

詩話類編曰芋栗木果也莊子所謂狙公賦芋是也杜詩園收芋栗未全貧正指此物今以芋栗解作蹲鴟之芋一何遠哉

吳旦生曰爾雅櫟其實球櫟橡實也球盛實之房也唐風集于苞栩陸璣云今柞櫟也徐州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皂或言皂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或云橡斗謂櫟為杼五方

通語也則作櫟也杼也榎也皆橡櫟之通名風土記云吳越之間名柞為櫟古今注云杼實為橡據此則茅栗即橡栗為其形如栗也即老杜同谷歌所謂歲拾橡栗隨狙公也按韻書茅羊諸切櫟狼狄切由榎而杼由杼而茅由櫟而栗字變而聲不變也若以為蹲鴟之茅茅羊茹切字與聲皆變誠去之遠矣顏氏家訓云有一權貴讀悞本蜀都賦注蹲鴟茅也而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青棠集云張九齡送茅與蕭足書稱蹲鴟足不學答曰損惠茅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怪亦不願此惡鳥也譚賓錄

云馮光震注蹲鴟為今之芋子  
即是着毛蘿蔔種種可資笑柄

漁隱叢話云舊本粟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園猶有芋  
粟收所以為不全貧若園更以收粟是豈得為貧也

### 野航

漁隱叢話曰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野  
客叢書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吞航子美詩已具浮  
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  
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

吳旦生曰釋名方舟謂之杭即詩一葦杭之俱作虛  
用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名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亦  
此義勉夫引杭以証航看得最活後人必於此字論  
量大小拙甚矣黃山谷云艇改作航殊無理此特吳  
體不必盡律楊升菴云艇字有平音古樂府沿江有  
百丈一孺多一艇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艇音廷  
杜詩用此音也余以航字本當必欲抑而為艇字因  
一作仄一作平何紛紛也

廣雅艇艇皆舟也淮南子越艇蜀艇不能無水而行

皮襲美答魯望惠魚詩何事貺君偏得所只緣  
同是越舩郎海錄碎事云舩渠恭切小舟也

公用野航亦有所出按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  
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狹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  
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

### 揚州

韻語陽秋曰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  
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  
詩云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露發映雪凝寒

開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  
杜公前詩乃逢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意却月凌風  
皆揚州臺觀名爾近有假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謂  
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遜吟咏其下豈不悞學  
者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時南平王為揚州刺史愛客開  
東閣遜以詞藝早聞故引為水部行叅軍事仍掌文  
記室然東晉宋齊梁陳皆以建業為揚州則遜之所



在揚州乃建業耳非今之廣陵也野客叢書云西漢揚州治無定所後漢治厯陽後治壽春後又徙曲阿至隋唐方治今之廣陵則廣陵之為揚州亦未甚久也

楊帝行幸時避諱故改言江都

據此則遜在建業無疑

馮惟訥乃云維揚新志載遜此詩題曰揚州法曹梅花盛開或有據也不知近來志記等書漫無確據可信如廣輿記亦引解舍咏梅入廣陵南北朝名宦中可笑惟一統志不混入然考之梁書且已

載此又何論其他

舍南舍北

客至詩舍南舍北皆春水

吳旦生曰韋述開元譜倡優之人取媚酒食居社南者呼社南氏社北者呼社北氏楊升菴據此謂子美正用其事不知者改為舍耳胡元瑞謂此在蜀草堂詩也花溪僻地何得有倡優居之且既曰倡優所居必酒食豐渥之地而杜詩下有盤飧市

遠之句何邪又既曰倡優取媚酒食而杜之遺杯  
殘滙不以及之乃與鄰翁對酌何邪余以只看皆  
春水三字便與花逕蓬門景物映帶宜從舍字若  
作社則下截反搭不上矣顧修遠謂公之南隣則  
朱山人北隣則王明府也肯與共飲竟可呼取而  
來見平日忘形之至

也音夜

老學菴筆記曰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

杜詩稚子也能賒又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吳旦生曰劉須溪謂放翁以也字作夜音最得杜意余觀老杜有野人送朱櫻詩西蜀櫻桃也自紅又遣悶詩青袍也自公元微之寄樂天詩也向慈恩寺裏遊凡此數也字本皆音夜詩家往往用此劉貢父所謂不可如字讀

竹根

少年行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  
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

吳旦生曰段氏蜀記巴州以竹根為酒注子為時珍  
貴也陳晦伯天中記云庾信謝趙王賜酒詩山杯捧  
竹根杜詩共醉終同臥竹根酒譜蓋以竹根為飲器  
也董道周駁之云臥之與捧豈可強合晦伯未繹詩  
情耳余以瓦盆貯酒竹根為注巴俗皆然此即蘆酒  
之意同醉而臥不必泥其地也李長吉詩山杯鎖竹

根蓋捧與鎖與臥一也

鶴林玉露云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賣文

聞斛斯六官未歸云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

吳旦生曰賣文為活段湛事而揚子雲亦賣文論衡

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賣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

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

載

潛居錄云子雲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

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

田藝衡云子雲家無擔石之儲却蜀

賈錢若韓退之譽墓中人得金視園鹿欄羊何如也

故子美二語有深意矣顧脩遠云唐史拾遺斛斯融

字子明尤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

萬隨得隨費室人至貧窶不給故曰賣文倒懸此道

其實也結語云老罷休無賴謂其所得十萬隨得隨  
盡此少年無賴之事今老且罷矣無如少年之無賴  
可也此論一出覺從前以為矜高之意公取自況者  
俱是隔膜

花卿

楊升菴曰唐人樂府多唱詩人絕句王少伯李太白為  
多杜子美七言絕近百當時妓女獨唱其贈花卿一首  
所謂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只應天



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也蓋花卿在蜀頗僭用天子禮  
樂子美作此諷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詩人之旨當時妓  
女獨以此詩入歌亦有見哉胡元瑞曰花卿蜀小將耳  
雖恃功驕橫然非有韋臯嚴武之權王建孟昶之力即  
欲僭用天子禮樂惡得而僭之用脩以子美贈詩為諷  
真兒童之見也凡詞人贊嘆聲色不曰傾城則曰絕代  
子美蓋贈歌者偶姓字相合亦云花卿實何戲薛濤輩  
用脩便以破段子璋者當之然求其說不得也故有僭

用禮樂之解

吳旦生曰升菴此解甚得元瑞強欲折之然宋人已發其旨不自升菴始也杜有戲作花卿歌漁隱叢話云花卿雖有平賊之功驕恣不法子美不欲顯言但云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語句含蓄鶴林玉露云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觀此則花

卿豈何戡薛濤輩乎花卿名敬定舊史崔光遠傳高

適傳皆載其名作驚定字黃山谷云花卿塚在丹稜

之東鎮館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

天中記云花敬定長安人至德中從

崔光遠入蜀討段子璋有功封嘉祥縣公後又平寇  
單騎鏖戰已喪其元猶騎馬荷戈至鎮下馬沃盥適  
浣紗女語云無頭何以盥為遂僵仆居民葬之溪上  
廟祀之杜詩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

元瑞又云工部諸絕非漫興則扣體以入歌曲自不

宜獨此首風致翩翩音節調美故諸妓女習之其為

贈歌者益明如楊說則一老頭巾詠史語耳風致音

節何在竊以風致音節之美妓女唱習便謂是贈歌者則唐世名公絕句取為樂府以唱習之者豈皆歌

樓贈答詩邪其諸詩類多從軍離別之辭豈盡作頭

巾語邪按杜公此詩在樂府為入破第二疊王維秦

川一半夕陽開為相府蓮

訛為想夫憐

秋風明月獨離居

為伊州歌岑參西去輪臺萬里餘為簇拍六州

伊州渭州

梁州氏州甘州涼州謂之六州

盛小叢鴈門山上鴈初飛為突厥三

臺

三臺曲名自漢有之韋應物集有上皇三臺元曲有鬼三臺訛為三台

王昌齡秦時

明月漢時關為蓋羅縱張仲素亭亭孤月照行舟為  
胡渭州王之真黃河遠上白雲間為梁州歌張祐十  
指纖纖似筍紅為氏州第一符載月裏嫦娥不畫眉  
為甘州歌無名氏千年一遇聖神朝為水調歌雕弓  
白羽獵初回為水鼓子

後轉為  
漁家傲

### 功曹

劉貢父詩話曰杜詩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紀帝謂  
鄧禹曰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鄼侯非也

焦氏筆乘曰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  
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  
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况

吳旦生曰考之鄧禹是空說未實為功曹曹參亦未  
為功曹公乃用史記中事非誤也蕭相國世家云以  
文無害為沛主吏掾曹相國世家云蕭何為主吏居  
縣為豪吏矣高祖本紀云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  
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

主吏主進注云主吏功曹也元遺山送馬郎中詩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

三奇

野望云白雪三奇戍

吳旦生曰行本作三城戍王原叔注謂西山三城列戍高適疏論不納一本作三年皆非困學紀聞云按唐地理志彰州導江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備邊錄所謂三奇營也當從古本

三奇為是

公有西山詩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按唐志注唐興有羊灌田朋罕繩橋三城也又對雨詩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此乃三城之一耳

蕩船

送段功曹歸廣州詩湖日落船明

吳旦生曰蔡興宗改落作蕩謂非久在江湖間者不知蕩字之為工也而竹坡老人反疑之以為不若落



字為佳耳王勉夫謂蕩之一字勝落字遠甚使其日晚泛湖此景便見他如謝混詩惠風蕩繁圃姚合詩春風蕩城郭陸龜蒙詩微雨蕩春醉用此一字景象廻別余見行本皆作落今從蔡王之論決宜定為蕩字雨蕩風蕩較之日蕩猶遜

### 錦竹

楊升菴曰子美有從韋明府續處覓錦竹三數叢詩黃鶴注云考竹譜竹紀無錦竹意以其文如錦名之竹紀

有蒸竹莖墮竹其皮類繡豈即此乎近閱梅宛陵集錦竹詩雖作湘江紋還非楚筠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會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又注其下云此草也似竹而斑始知黃鶴有金注之昏耳

吳旦生曰行本作綿竹蔡傳卿注引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其說恐非按綬草一名錦竹爾雅釋草綬似綬組似組陳風邛有旨鵠注云鵠小草雜色如綬說文鷩綬也從艸鵠詩

曰卬有旨鷦是五狄切述異記吐綬鳥若天晴淑景  
則吐綬長一尺一名錦帶功曹卽詩所謂旨鷦也鷦  
本草名而紋似綬故字從鷦從艸

### 阜帽

癸辛雜識曰管寧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  
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嘗著阜帽又云著絮帽布  
衣而已初無白帽之事獨杜佑通典帽門載管寧在家  
嘗著帛帽豈以帛為白乎然宋齊之間天子燕私多著

白高帽或以白紗今所畫梁武帝像亦然當時國子生亦服白紗巾晉人著白接羅謝萬著白綸巾南齊桓崇祖白紗帽南史和帝時百姓皆著下簷白紗帽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他如白恰白幅之類通為慶弔之服白紵歌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杜詩光明白氎巾常念著白帽白樂天詩青筇竹杖白紗巾古所以不忌白者蓋喪服皆用麻重而斬齊輕而功總皆麻也惟以升數多寡精粗為異耳自麻之外繒縞固不待

言苧葛雖布屬亦皆吉服縞帶苧衣昔人為贈則亦何忌之有漢高為義帝發喪兵皆縞素行師權制固不備禮後世多忌諱喪服求殺今有以縞素為總功者宜巾帽之不以白也

吳旦生曰弁陽老人言殊博辯然以證世俗巾帽之色則佳若謂管寧為白帽恐悞也余按杜詩劉會孟本王洙本及他善本皆曰阜帽應兼似管寧魏志云管寧在家恒著皂帽布襦隨時單複白氏六帖亦云

幼安恒著皂帽布襦袴若杜氏通典所載帛帽當是  
皂字傳寫之差錯耳安得以帛為白也蓋皂染草也  
釋名云皂早也日未出時早起視物皆黑此色如之  
也不可援幼安以硬證白帽明矣

孔氏六帖載地理志湖州土貢折皂

巾

### 乳酒

謝巖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云山城乳酒下秋  
雲

吳旦生曰運斗樞酒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乳忍九  
切春秋緯酒者乳也王者法酒旗以布政施天乳以  
哺人梁張率對酒詩如花良可貴似乳更堪珍言酒  
之香如花色似乳也

行本作山瓶乳酒下青雲按此酒必青城山道士所  
造當依古本作山城為是作山瓶不成語

檻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云新添水檻供垂釣

吳旦生曰說文檻橈

龍可養故从龍

也一曰圈

養畜之閑也

也趙

凡夫以為溷樣櫪戶也子美亦如其悞小雅觶沸濫泉石經通本並悞作檻泉非是

釋名水正出曰濫泉濫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闔則

見也爾雅濫水出正即檻泉也沃泉下出沕泉穴出

澼者反入汧者出不流又水決之澤為汧肥者出同

而歸異皆禹所名也

銷夏集云泉出於山正出曰檻泉縣出曰沃泉穴出曰沕泉同

出異歸曰肥泉異出同歸曰漢泉



生成

屏跡二首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

吳旦生曰或以生成對雨露嫌其虛實不類然生為造成為化正與雨露字相敵如陳后山詩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吹為陰噓為陽其銖兩足配日月也王伯厚云生成吹噓字若輕而實重

萬里

絕句云門泊東吳萬里船

吳旦生曰老杜有草堂在萬里橋之西而東吳船泊  
乃其門頭即景也范石湖吳船錄云合江亭者岷江  
別派自永康離堆入成都及彰蜀諸郡合於此以下  
新津綠野平林煙水清遠極似江南亭之上曰芳華  
樓前後植梅甚多故事臘月賞梅於此管界巡檢在  
亭傍每花開及三分巡檢司具申一兩日開燕鹽司  
預馬蜀人入吳者皆自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  
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於此後因以名橋

子美詩門泊東吳萬里船此橋正為吳人設揚雄蜀記

云星橋上應七星李膺益州記云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員星橋今名安樂三機星橋今名建昌四彗星橋今名雀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冲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升仙華陽國志云李冰造七橋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置在七星間

### 玉帳

送嚴公入朝詩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

吳旦生曰玉洙注玉帳術兵書也增釋又引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雲谷雜記云公又送盧侍御

詩但促銅壺箭休添玉帳旗注則云見玉帳術注  
中然句中無術字則不當引前注按顏之推觀我  
生賦守金城之湯池轉絳宮之玉帳韋卓遁甲專  
征賦或倚直使之游宮或居貴神之玉帳蓋玉帳  
乃兵家厭勝之方位謂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  
不可犯猶玉帳然其法出於黃帝遁甲以月建前  
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巳為玉帳主將宜居李  
太白司馬將軍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成為河魁謂

主將之帳在戌也

一點

翫月詩關山同一點楊升庵曰東坡洞仙歌一點明月窺人用其語也赤壁賦山高月小用其意也坊本改點作照語意索然胡元瑞詩數中辯其非點字而筆叢又引坡詞乃繡簾開一點點字句絕者以證楊之誤

吳旦生曰點字較勝工詩者自知楊何必引坡詞

即據嘯餘譜所載洞仙歌凡四體而前段皆同後段小變坡詞乃第一體也繡簾開一點明月窺人九字為一句元瑞謂點字句絕是未按本調妄自為說也九字連讀則一點非月而何

西溪叢話云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為長短句水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歌枕釵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一云

昶與花蘂夫人避暑摩訶池上所咏玉樓春詞也  
一云東坡少年遇美人喜洞仙歌又邂逅處景色  
暗相似故隸括稍協律以贈之也然考東坡洞仙  
歌序云眉州宋尼年九十餘自言入蜀宮中一日  
大熱蜀主與花蘂夫人夜起避暑摩訶池上作一  
詞宋具能記之今四十年來已死矣獨記其首兩  
句云冰肌玉骨自清涼無汗豈洞仙歌令乎乃為  
足之云

田子藝云岑嘉州嚴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驂馬歌  
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闕樓朱灣白鳥  
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  
中秋更無一點風色夫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  
之一點甚奇

蔚藍

老學菴筆記曰蔚藍乃隱語天名非可以義理解也  
杜子美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猶未有



害韓子蒼乃云水色天光共蔚藍乃直謂天與水之色俱是藍耳恐又因杜詩而失之

吳旦生曰蔚藍字度人經作鬱縑今陸放翁謂隱語不可理解之物反增一障此明是天之色故老杜言垂光也范德機詩隔水照見蔚藍天則又借水寫出正得垂光之意

余即觀放翁詩微風撼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此亦言天之色耳豈隱語邪東坡詩共把鴟夷

一樽酒相逢卵色五湖天則先放翁用之天啟中  
沈景倩詩襯日魚鱗水烘人卵色天又全用放翁  
語矣花間詞云一方卵色楚南天注以卵為卵而  
注坡詩者改卵色為柳色皆說者之過

蓴羹鹽豉

泛房公西池詩豉化蓴絲熟藝苑雌黃曰世說陸機  
詣王武子指羊酪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  
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得鹽豉尤美故梅聖俞詩

鹽豉煮蓴香味全黃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為羹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致故云未下鹽豉耳

吳旦生曰一日與韓人穀舉此云羊酪不受五味調劑所謂蓴羹可敵者謂蓴羹可敵羊酪但羹以受和而更美耳若云未可猝致又添語障余以人穀之言即劉須溪所云言外謂下鹽豉後尚未止此也陸放翁詩湘湖蓴菜豉偏宜自注云蓴菜最

宜鹽豉所謂未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則非羊酪可  
敵蓋盛言尊羹之美爾據此則其義益明按逸雅  
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說文解  
豉字云配鹽幽菽也蓋豉本豆也以鹽配之幽閉  
於甕盎中故曰幽菽皇甫庸云吳人善作豆豉遂  
以呼之宋京師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史記藥麴  
鹽豉蓋四  
物也後漢書羊續為  
南陽太守鹽豉共器

千里湖在溧陽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滄按晉書

載陸機答武子云千里蓴羹末下鹽豉張鉅山詩  
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蓴又以末下為地名沈明  
遠引齊高帝設蓴事亦曰千里末下皆地名也陳  
眉公云或說干當作竿末當作秣干末皆省文也  
秣下即秣陵據此則全異世說矣

說文羹五味之和也羹一名湑音泣一名臠左傳晏

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  
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

食之以平其心

草堂

老學庵筆記曰杜少陵在成都兩草堂一在萬里橋之西一在浣花皆見於詩中萬里橋故迹湮沒不可見或云房季可園是也

吳旦生曰萬里橋之西草堂即裴中丞所營也結廬枕江竹木觴咏之地房氏因以為園耳按公草堂有四其一在西枝村未成其一在瀼西則所謂

乾坤一草亭者是也其一在東屯則所謂蕪茅屋者是也其一在浣花則所謂斷手寶應年者是也浣花草堂三年後成成數月為秋風所破其流落亦甚矣韻語陽秋云老杜當干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栽於徐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脩草堂費不到蓋其流離貧窶不能自給皆因人而成也然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未嘗一日不在草

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鷺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  
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成  
都云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牆每致意如此成都  
亂定再依嚴武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復來理  
棹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疎則其喜可知矣未  
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公詩考之草堂斷  
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  
公已在雲安此草堂終始祇得四載而其間居梓



閬三年公詩所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  
草堂僅閱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償其經  
營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

### 漏天

朱文公語錄曰杜詩最多悞字如蜀有漏天以其西  
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詩云鼓角漏天東後人  
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類極多

吳旦生曰梁益記大小漏天在雅州西北山谷高

深沈晦多雨黎縣常多風故謂黎風雅雨寰宇記  
邛都縣漏天秋夏常雨故曰漏天樊道有大黎山  
小黎山四時霖霖不絕俗呼為大漏天小漏天古  
詩地近漏天終歲雨其著名已久人自不曉妄加  
改易耳

元二

送元二適江左劉會孟本公自注元結也舊箋曰按次  
山退居樊上未嘗至蜀廣德元年授道州刺史未嘗適

江左碑傳及次山集可考宋刻善本亦無此六字

吳旦生曰觀詩中晉室丹陽公孫白帝絕不類次山  
末云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尤非對次山語按本  
傳結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  
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即其春陵行序云道州  
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  
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  
限者罪至貶削故老杜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

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國史補  
云天寶之亂乃舉義師宛葉之間有嬰城扞寇之功  
曾此人而區區戒以莫論兵邪

却

小箋曰劉辰翁謂衣冠却扈從為還京之喜與先時不  
及扈從而今扈從道旁觀者之歎班行回首之悲盡在  
一却字中辰翁評杜多於虛字着眼亦小小間架耳於  
杜詩實無所解

吳旦生曰此辰翁為陳宏叟詩序中語也王生學詩又云徒一却字而昔之宜扈從而不扈從與後之欣喜復辟舍其枯而集其葩者具是有焉辰翁神悅一却字而諄復如是余以虛字見意老杜所長辰翁拈出不為無識殆未可以小視之也

左擔

焦弱侯曰杜詩左擔解者不知其說按華陽國志自樊道至朱提有水步道水道有黑水及陽官水至險難行

步道度三津亦艱阻行人為語曰楸溪赤木盤蛇七曲  
盤羊烏欏氣與天通康降賈子左擔七里左擔纔見此  
耳

吳旦生曰左擔地名注謂當作武擔或改作立擔皆  
非太平御覽引蜀記云蜀山自綿谷葭萌

即杜此詩  
上句葭萌

氏種  
迥也道徑險窄北來擔負者不容易肩謂之左擔道

任豫益州記云左擔道在陰平縣北於成都為西其  
道至險自北來者擔在左肩不得度右肩也鄧艾東

馬懸車之處楊升菴云據三書是左擔有三綿谷一也陰平二也朱提三也義則一而已朱提今之烏撒雲貴往來之西路也

反舌

後山詩話曰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佞人在側乃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吳旦生曰蔡君謨以反舌為蝦蟆陳藏器謂今之鶯一名反舌余展卷及此輒為大噱按易通卦驗云百

舌者反舌鳥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劉孝綽詩  
復值懷春鳥枝頭弄好音徐悱妻劉氏詩風吹桃李  
氣過傳春鳥聲韋鼎詩萬里風煙異一鳥忽相驚此  
皆梁陳之句在老杜前者至唐張籍試反舌無聲詩  
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此其為百舌無論  
矣然於春則有聲於夏則無聲可悟老杜過時之義  
故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  
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蒿下飛



許填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於上陰氣起於下百  
舌無音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轉夏正惟食  
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  
之相感也古今辭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  
老杜詩云爾余觀春秋保乾曜云江充之害其萌反  
舌鳥入殿則氣類實有以相召又不止辭章之取況  
而已讀君側諂人之語可不為寒心哉

醉如泥

寄嚴鄭公詩先判一飲醉如泥

吳旦生曰墨莊漫錄南海有虫無骨名泥在水則活  
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五國故事云偽閔王延慶為  
長夜之飲以銀葉作杯柔弱為冬瓜片酒既盈不可  
寘杯惟盡乃已名曰醉如泥後漢周澤為太常清潔  
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闕問所苦澤怒以  
妻干齋禁遂收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叶作  
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叶一日

不齋醉如泥既作事復低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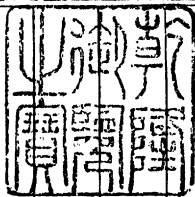
惆悵

墨莊漫錄曰丹青引贈曹霸詩也有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說者謂帝喜霸之能寫真畫馬也故催金賜之而圉人太僕自歎其無技以蒙恩賚耳如此說則意短殊不知深譏肅宗也始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閭闔生長風帝既見先帝之馬當軫羹牆之念反含笑而賜金曾

不若圉僕見馬能惆悵而懷先帝

吳旦生曰此贈曹將軍詩張彥遠畫記乃云贈韓幹  
非是因想其拂絹之時意匠慘澹曹將軍滿肚感槩  
矣肅宗無父之心老杜託之興諷不一而足乃其瞻  
懷先帝尤所不忘故韋宅觀曹畫馬又云憶昔巡幸  
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  
圖筋骨同蓋明皇幸驪山溫泉宮在長安東新豐縣  
王毛仲以廐馬數萬從幸每色為一隊相間若錦繡

老杜有盛衰存歿之思故徃徃及之



歷代詩話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三十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sub>臣</sub>陸伯焜

侍讀<sub>臣</sub>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繆琪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李斯咏

謄錄監生<sub>臣</sub>陳廷梓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三十八

歸安吳景旭撰

已集中之中

杜詩

浣花溪

絕句云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吳旦生曰方輿勝覽浣花溪在成都府城西一名百



花潭按吳中復作冀國夫人任氏碑記云夫人微時以四月十九日見一僧墮污渠為濯其衣頃刻百花滿潭因名百花潭蜀志補遺浣花溪有石刻浣花夫

人像夫人姓任氏崔寧之妾也

通鑑載成都節度使崔旰入朝楊子琳乘

虛突入成都旰妾任氏出家財募兵得數千人自帥以擊之子琳敗走朝廷加旰尚書賜名寧任氏封夫

人公建草堂於溪上故有寄題江外草堂詩乃自梓

州所寄也永泰元年正月三日歸溪上有詩乃自嚴

幕歸此溪也

費著歲華記麗以四月十九日浣花夫人誕辰太守  
出笮橋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於寺之設廳既  
宴登舟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沂流至百花潭觀水  
嬉競渡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供遊賞

謂之大遊江

浣花遨頭詳於  
辛集東坡詩

### 雲根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云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  
吳旦生曰趙注雲根言石也詩人多以雲根為石以

雲觸石而生也蜀中詩話今其驛名曰雲根驛有筆  
亦名雲根筆然按沈約賦戶接雲根庭流松響裴粲  
傳棲素雲根餌芝清壑古詩黥黥布雲根宋孝武詩  
積水溺雲根則早已引用之

雨脚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雨脚如麻未斷絕

吳旦生曰語云種胡麻截斷雨脚公用此語也冷齋  
夜話以老杜雨脚泥滑滑世俗為雨脚泥滑滑又有

寄岑參詩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然觀張協雜詩  
雨足灑四溟又云森森散雨足則前人早用其意矣  
唐僧子蘭詩疎鐘搖雨脚孟浩然詩夕陽連雨足

公有羗村詩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因按李白詩  
日足森海嶠虞騫詩落暉散長足劉禹錫詩雲銜日  
脚成山雨石延年卒後留詩云花影長隨日脚流陳  
輔詩白下風輕日脚斜余有西湖晚眺詩山腰漸滅  
荒煙起日脚初沈遠水開

白樂天詩水面初平雲脚低

明光

石硯詩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

吳旦生曰原叔注明光殿霍去病借以避暑脩可注

漢殿名元后傳成都侯借以避暑是已野客叢書云

漢有兩明光宮一明光殿按三輔黃圖一明光宮屬

北宮一明光宮屬甘泉宮屬北宮者正成都侯商避

暑之所屬甘泉宮者乃武帝所造以求仙者所謂明

光殿自在桂宮三者元不相干諸家之注認為一處顛倒錯亂莫知其非至以避暑事為去病極可笑考漢紀太初四年起明光宮師古注成都侯避暑借明光宮蓋謂此師古之注已有此謬

諱閑

明道雜志曰杜甫之父名閑而詩不諱閑試問王仲至討論之果得其由大抵本悞也寒食詩田父邀皆去隣家閑不違仲至家有古寫本作問不違作問實勝閑又

諸將詩曾閃朱旗北斗閑寫本作殷字亦有理語更雄健又有娟娟戲蝶過閑慢寫本作開慢開慢語更工因開慢見蝶過也

吳旦生曰唐重家諱以性篤忠孝如公而不避忌諒無此理况所易字皆義勝而辭工也即如北斗閑一句虞伯生注云此責諸將汝當樹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閑之富貴今日始勞何用愁乎此解甚牽合不若薛樞密家得五代時故本乃是殷字音煙煙赤黑

色左傳左輪朱殷謂赤黑為殷色岑參詩柳驪鶯嬌  
花復殷英華辯証曰漢書有朱旗絳天老杜此句則  
因朱旗絳天閃見北斗亦赤也是殷字何疑杜詩七律舊稱  
虞注楊文貞公序云必伯生能為此也天啟中張濟  
美始辨其為元進士張性伯成氏所著且有曹昂夫  
所撰本傳可據又徐興公家有張刻古本名杜律  
演義元吳慶伯挽伯成有箋疏空令傳杜律之句

王禹偁詩話云子美避地蜀中未嘗有一詩說着海  
棠以其生母名海棠也余觀吳中復詩子美詩才猶  
閤筆至今寂寞錦城中石曼卿詩杜甫句何略薛能



詩未工鄭谷詩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為發揚  
錢希白詩子美無情甚郎官著意頻然自來詩人不  
過言公之閤筆與無情而未嘗云為母名而避也後  
人遂附會其說以入詩話不知公詩偶不及海棠耳  
如三百篇多識草木之名而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  
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原其初亦偶焉而已按許元寄歐陽公詩  
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公答云偶不題詩便怨人故周必大有芍藥小詩云六一先生舊師  
揚分寧太史尹西昌只緣未識紅都勝如杜詩中缺海棠蓋紅都勝芍藥名公偶不題芍藥與杜之偶缺

海棠  
一也

投

懷錦水居止云遠投錦江波

吳旦生曰古音載投音豆其義有三皆假借也一借  
為逗留之逗唐盧潘辯合肥文西投於江淮杜詩遠  
投錦江波一借為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  
投注猶章句也亦作句讀一借為酸酒之酸梁元帝  
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酸酒重釀酒也北堂書抄云

宜城九醞酒曰醖酒

杜鵑

東坡外篇曰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  
火多舛缺奇異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為首句  
誼伯悞矣蓋子美詩備諸家體非必率合程度品侶者  
然也其篇句落處凡五杜鵑類有所感托物以發蓋譏  
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

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耳其不受王命負固以自抗擅  
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  
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尊君者為  
有懷二者為無不在杜鵑之真有無也

吳旦生曰子美劈頭連下四句是其縱筆亦其拙筆  
變換無端難為拘律若云非體則樂府江南曲魚戲  
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連下  
四句蓋前此矣元末劉德元作巖其行云東山有巖

其南山有巖其西山有巖其北山有巖其亦其縱筆處也古今文人筆底孰敢以體程尺之邪若東坡謂譏刺史則又穿鑿

學林新編云此非子美自注蓋皆詩也自四句而下繼曰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叅天蓋鵬字繼之以邊字天字可見矣又子美絕句云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詩正與杜鵬詩相類乃自

是一格也

哺子

咏杜鵑云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反為哺其子禮若  
奉至尊

吳旦生曰杜鵑不自哺子寄哺於百鳥巢內亦或有  
之然老杜忠愛性成興託至此骨性筆力一時迸露  
不禁其言之津津耳其別一杜鵑行云誰言養雛不  
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王氏談錄謂此正破前篇之

非余以篇中毛衣慘悴上訴蒼穹之語而結以深宮  
嬪嬙明是憤鬱寓言此即前篇奉至尊之意也最可  
笑者江崑岳云此鳥不自營巢當生卵時竊睹他鳥  
離巢輒吞其卵而自遺卵他鳥歸誤以為已卵哺而  
出之車若水云杜鵑鵑屬梟之徒也飛入鳥巢鳥見  
而去因生子於其巢鳥歸不知是別子也遂為育之  
既長乃欲噉母蓋其璫鄙至此而反議杜詩體物未  
真邪

汝陽

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

外春

吳旦生曰羯鼓錄汝陽王璿姿容妍美秀出藩邸嘗

戴砑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朶置於帽上簷處

因誇曰花奴

汝陽小名

非人間人必神仙謫墜也寧王謙

謝隨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在過慮夫帝王之相

且須英特越逸之氣不然有深沉包育之厚若花奴



但秀邁人悉無此狀因無猜也而又舉止淹雅當更得公卿間令譽耳據此則汝陽眉宇自是不凡老杜稱為天人亦因玄宗有神仙謫墜之語而云邪

潑刺

野客叢書曰杜詩船尾跳魚潑刺鳴不曉者讀為撥次按張衡思立賦彎威弧之撥刺注刺力達反太白詩雙鰓呀呷鬐鬣張跋刺銀盤欲飛去李以撥為跋所謂撥刺者劃烈震激之聲箭鳴亦然又勢有不便順謂之垂

刺垂刺者垂戾也如東方朔謂吾強垂刺而無當杜欽  
謂陛下無垂刺之心是也今人言作事不順猶有此語  
刺呼為賴聲之轉也古音略曰毛詩鱣鮪發發說文作  
鮓籀文作𩺰韓詩作鱣鱣象魚撥刺之狀劉向傳膠戾  
垂刺太史公書無乃與僕私心刺謬南都賦天地之睢  
刺睢刺喻  
禍亂諡法暴戾無親曰刺漢有燕刺王唐有巢刺  
王今俗稱暴橫者亦曰刺虎云

吳旦生曰王勉夫楊升菴之言皆證刺為盧達切許

慎云刺戾也从束从刀刀者刺之也徐鍇云刺垂違也束而垂違者莫若刀也亦作盧達切趙凡夫箋云

劉向封事膠戾垂刺詛楚文刑刺不辜按詩序下以

風刺上石經作刺通讀作刺

七錫切

劉勰書記論曰刺

者達也許以戾訓犬出戶下為解戾盤二字古今通

借也又按詩是以為刺韻協辟

轉避

都計切

則非刺矣

謚法愎恨遂過不思忘愛並曰刺俗讀盧達切非是

字學集要云周官司刺掌三刺注刺殺也訊而有罪

則殺之又刺史官名又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後漢書  
漫刺模糊也又刺芒本作束俗从束約之束悞

### 四十圍

夢溪筆談曰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叅天二千尺四十  
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塵史曰凡木始曰拱把  
纔數寸耳大曰圍則尺也既曰合抱則五尺也莊子櫟  
社未其大蔽牛挈之百圍疏云以繩束之圍度百尺是  
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杜詩四十圍是

大四丈沈存中謂徑七尺不知何法以準之若徑七尺則圍當二丈一尺孔子身大十圍以其大也如沈言纔今之三尺七寸有奇耳何足為異周之尺當今之七寸三分紉素雜記曰古制以圍三徑一四十圍即百二十尺圍有百二十尺即徑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兩手大指相合為一圍則是一小尺即徑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廟栢當從古制為定則徑四十尺其長二千尺宜矣豈得以太細長譏之乎

吳旦生曰沈存中一經丈量便來兩家之駁蓋運思所及脫腕抽毫握之不盈掬放之彌乎六合何處着一算博士挈短衡長積銖黍於其間哉徐興公引段文昌作武侯廟古栢文云合抱在於旁枝駢梢葉之青青百尋及於半身蓄風雷之冥冥觀旁枝合抱則見幹之四十圍百尋半身則見高之二千尺二公詩文暗合余謂必舉段文以實之猶拘虛之見也王勉夫謂杜新松詩何當一百丈歌蓋擁高簷縱有百丈

松豈有百丈之簷此如晉人峩峩如千丈松之意言  
其極高耳余意亦如東坡與文同論竹云葉落空庭  
影許長方是解人

詩眼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  
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是也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此形似之  
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  
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

古栢之高大也文章警策處端在此兩體耳

逸雅黛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說文騰  
畫眉也箋云漢宮中妝有遠山眉文章家遠山青碧  
遂借凡青黝色通稱杜詩騰色叅天改作黛艸書訛  
騰首如代也六書言唐本說文作黛當是臆說未必  
也

最能

最能行云瞿塘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吳旦生曰劉辰翁謂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可見余按杜又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

攤錢高浪中

陸放翁問蜀人云攤錢博也梁冀好意錢之戲注云即攤錢也容齋五筆云意

錢賭博皆以四數之謂之攤廣韻攤字下云攤蒲四數也資暇集云意錢當曰攤鋪疾道之訛其音為蒲此說不然張仲素詩林間踏青去席上意錢來一作億吳幼清云億賭錢也以意猜度如漢人射覆之類故曰古今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

最尊者言之耳輟耕錄謂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述異記云鄧通以權船為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

七脩類藁云古有輯濯丞郎輯濯舟官名

海錄碎事云三門篙工謂之門匠陝人云自古無門匠墓言行舟皆溺死亦過語也

西溪叢語云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律細

皇甫百泉曰杜甫晚於律細故林逋謂詩應細評然又須玩理於趣中逆志於言外若謂諫草非獻君之物鳴鐘豈夜半之時則是明月不獨照乎巴川而周民誠無遺種於雲漢矣

吳旦生曰晚節漸於詩律細蓋公自謂也百泉之說以之律人則可蓋律已貴嚴而律人尚通也盧德水謂子美一生詩只受用一細字不止晚節為然詩不

細不清詩不細不遠詩不細不能變化詩不細不敢縱橫也余觀公又云詩律羣公問按海錄碎事云王仲宣流落荆南多有名士日問詩律故公詩云爾河嶽英靈集論曰昔伶倫造律蓋為文章之本也是以氣因律而生節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焉寧預於詞場不可不知音律焉東坡云敢將詩律闢深嚴蓋未有不細而可言深嚴者也

酒廬

遣懷詩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盧

吳旦生曰新唐書甫從李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殆謂此時也按黃公酒盧文君當盧盧字不從土蓋買酒區也顏師古云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甕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煨爐故名非溫酒壚也漢書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盧以賣而臣瓚注謂盧為酒甕則悞矣楊升菴謂當盧蓋治酒也今燒酒法云起自文君唐詩卓女燒

春醴是也此語益誣

岑參詩一曲狂歌盧上眠觀一眠字可見

阿段

老杜詩有題云示獠奴阿段

吳旦生曰趙注但云陶侃之子其於阿段似無相干而未釋阿段之義按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按蜀土先無獠至李勢僭稱漢主時獠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童布滿山谷大為民患邵二泉云按韻獠音寥註云宵獵為獠又音老

滄江樹

燕閒錄曰風吹滄江樹雨洗石壁來以實字作虛字用樹樹立之樹晦翁以為悞字欲更為去對來字恐未然東坡詩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祖此但不若杜之簡雅遠矣

吳旦生曰吹景集言樹當作澍蓋峽中波浪險絕長  
風吹江濤驚沫濺勢如暴雨之澍也洞簫賦聲磤磤  
而澍淵李善云澍古注通風吹滄江注一語嵯峨蕭  
瑟不可言余曰否否樹作樹立殊有神解即東坡詩  
天外黑風吹海立何元章云立水湧起貌出老杜三  
大禮賦四海之水皆立胡荅溪亦云先君有幾日北  
風江海立之句楊仲宏詩洶若北風吹海立袁海叟  
詩海水蕩潏如山立然則江樹與海立皆千古奇語



矣

存歿

存歿口號二首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玉  
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鄭公粉繪隨長夜曹  
霸丹青已白頭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騑

吳旦生曰洪容齋謂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曹霸存  
畢曜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云閉門覓句陳  
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味西風吹淚

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余觀鶴林  
玉露引此句謂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  
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漁隱叢話亦  
引此句謂魯直以今時人形入詩句取法少陵然不  
知其法少陵存歿之感而非但法其時人入句也二

公皆失攷

歸田詩話云山谷此詩喻二人才思遲速之異也無已詩如壞牆得雨竭成字古屋

無人燕作家寥落之狀可想少游詩如翡翠側身窺  
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艷冶之情可見二人他作亦  
多類此無已宿齋宮驟寒或送綿半臂却之不服竟  
感疾而終少游謫藤州以玉盃汲水笑視而卒二人

於臨終屯泰  
不同又如此

北斗

歷歷詩秦城北斗邊

吳旦生曰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  
為北斗形故號斗城然觀公秦城近斗杓北斗故臨  
秦之句當是長安上直北斗也而秦中詩春城依北  
斗郢樹發南枝春字無義亦不可對郢當是秦城字  
耳劉禹錫望賦城依斗兮闌干與公同義

荔枝

解悶詩側生野岸及江蒲

趙注自我楚而下例以畝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

韻不熟丹宮與玉壺雲壑布衣台背老勞人害馬

俗本作勞

生重寫悞今從歐本

翠眉須

一作疎悞或作鬚益悞

楊升庵曰左思蜀都賦旁植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諱荔枝為側生蓋以時事不欲直道也

末二句言布衣抱道有老死雲壑而不徵者乃勞人害

馬以給翠眉之須何為者邪山谷謂雲壑布衣指後漢  
唐羌諫止荔枝貢者此俗所謂厚皮饅頭夾紙燈籠矣  
吳旦生曰王勉夫言漢和帝時南海獻荔枝十里一  
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曰交州  
獻荔枝生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之害  
頓仆死亡不絕道路詩之勞人害馬正引此故實為  
言耳子美自傷以有用之才見棄邱壑終老不用果  
物奪於愛姬之嗜欲及時致之雖勞人害馬有所不

卹杜又有詩云憶昔南州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舉此以驗勞人害馬之說為不誣矣觀此則引唐羌止以證勞人害馬四字而餘文俱以老杜已意足成之其說極確惜升庵不攷及此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粵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於庭數歲後一株稍茂終無花實一日萎死因不復蒔其實則歲貢焉卹傳者疲斃於道極為民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其弊乃始罷貢

一 社日

西溪叢語曰尚想東方朔詆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

蘇黃皆以為誤史記秦德公二年始作伏祠社乃同日  
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吳旦生曰邵氏聞見後錄以割肉為社日皆引用之  
悞按十二諸侯年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  
邑四門則祠社用伏日此詩用伏日事何礙野客叢  
書云漢書載揚雄解嘲曰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  
注謂以肉歸遺細君是割損其名而文選載此文則  
曰東方朔割炙於細君良注謂朔拔劍割肉以歸炙

亦肉也二說雖不同皆通於理

含蓄

顧脩遠曰勲業頻看鏡公意猶未忘勲業也頻頻取鏡而看胸中稷契眼底長安只看我此際作何面目猶未老否尚可自振否都在明鏡中了了看出又行藏獨倚樓其行其藏倚樓之際獨自躊躇藏既不甘行又難必無限心事他人不能知故獨自徘徊倚樓而不能自己吳旦生曰陳後山言裕陵嘗稱此二句子美之詩皆



不迨此正以其含蓄無際裕陵雖未指出而早已看出也冷齋夜話云詩有句含蓄者如杜曰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鄭雲叟曰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宮詞曰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於水臥看牽牛織女星又班姬詩曰恠來敕閤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宮苑詩曰玉容不及

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是也此等引論最足啟發  
詩思凡詩惡淺露而貴含蓄淺露則陋含蓄則旨令  
人再三吟咀而有餘味久之而其句與意之微乃可  
得而晰也

孤帷步檐

郭彥深詩箋曰杜甫夜詩第二句空山獨夜旅魂驚第  
三句忽說孤帆與空山不屬當是踈燈自照孤帷宿古  
人搗衣兩女子各執一杵後易作雙杵一人執之故曰

新月猶懸雙杵鳴末句步檐倚杖看牛斗楊用修云檐與欄同並是古簷字後人妄作步蟾與上新月複而且俗又梁陸倕鍾山寺詩步簷時中宿沈氏滿願詩步檐隨新月上林賦步欄周流注步廊也杜詩實本此

吳旦生曰田子藝謂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為步蟾則又易之踏兔走蟾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步廊也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行步於檐下也古者六尺為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即步檐

之明証也余以升庵證蟾為檐彥深證帆為帷皆出  
卓識直令子美此詩重開生面為錄子藝語以廣之

秋萼

秋日題鄭監湖上亭云羹煑秋萼弱杯迎露菊新

吳旦生曰此秋深景物故萼與菊同稱則萼羹宜於  
九月矣墨莊漫錄云子美祭房相國九月用茶藕萼  
鮑之萼萼生於春至秋則不可食不知何謂而張翰  
以秋風動思鱸固秋物萼不可曉也余以此語大謬

方言春夏為絲蓴入秋為油蓴故秋蓴肥如冰筋陳  
眉公謂春蓴如亂髮不足異秋蓴長丈許凝脂甚滑  
季鷹秋風正饒此也按書至冬為猪蓴又云龜蓴又  
云七八月以前曰絲蓴秋末冬初曰塊蓴四月曰雉  
尾蓴據此則九月蓴正美也安得謂秋不可食哉

張翰吳人辟齊王東曹掾不樂於官在京師見秋風  
起作歌棄官歸吳王贄過吳江有詩云因想季鷹當  
日事歸來未必為蓴鱸謂翰度時不可為故決去非

實為蓴鱸也至東坡咏三賢則云不須更說知幾早  
只為蓴鱸也自賢其意又高一着矣碧溪詩話云臨  
川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為鱸眉山不須更說知幾早  
只為蓴鱸也自賢反覆曲折同歸一意余以東坡拓  
開一步正得晉人曠達風味而臨川詩即贅意耳何  
謂同歸一意哉蟬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事已非  
華亭鶴唳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前便拂  
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徃徃見知幾不須更說蓴

鱸美但在松江水亦肥雖其姓氏不詳觀其落句似  
又從東坡推入一層令人尋繹之下如剥蕉心卷曲  
脫換益歎詩思之無窮也

點朝班

秋興詩幾回青瑣點朝班

吳旦生曰點字張禹山作音玷東晉詩莫之點辱陸  
厥詩復點銅駝門楊升庵引漢書祇足以發笑而自  
點耳與此同顧修遠引公詩凡才汚省郎即此意也

焦弱侯云若作玷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  
各依班唐人屢用之可證余考公於肅宗至德二載  
五月拜左拾遺八月即放還則列朝班僅僅三月此  
點字不過謂曾備員來合之一臥滄江撫今追往怨  
而不怒何必去聲讀

一作照  
朝班

### 倒句

秋興詩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吳旦生曰此為倒裝句法乃以反言之也若正言之



當云鸚鵡啄殘紅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公慣有此句法如他詩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鳬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鳬也後見顧修遠云詩意本謂香稻乃鸚鵡啄餘之粒碧梧則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重在稻與梧不重鸚鵡鳳凰若云鸚鵡啄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鸚鵡鳳凰矣又謝世脩云其意謂黃鵠高於五尺之童本有雲霄

之志今化為白鳧則似老翁由大而小不得志也可  
知余喜二說更有思致

伊呂蕭曹

讀杜二箋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張輔  
葛樂優劣論曰孔明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  
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為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為  
失實公此詩以伊呂蕭曹相提而論所以伸張輔之論  
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

吳旦生曰見字失字下得神妙見字從伯仲之間生  
來失字從指揮若定生來鶴林玉露載孔明曰吾心  
如秤不為人作輕重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乃知  
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或謂既比之伊呂  
又比蕭曹何也予曰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  
指揮若定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  
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  
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嘆

焦弱侯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人以  
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  
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乃盡公之才惜乎  
運移身殲僅以三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詩  
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

悶

西清詩話曰子美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  
山若使予居此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乎墨莊漫錄曰

子美居西川憂在王室而又生理不具與死為隣故對  
青山青山悶對白水白水悶平時可愛樂之物皆寓之  
為悶也蔡約之處富貴所欠二物耳其後竄逐經歷崎  
嶇必悟此詩之工

吳旦生曰蔡條看出憂中有樂張邦基說得樂中有  
憂總之作詩者與看詩者隨其興會即各具一造物  
不妨異轍而同途也張云經歷崎嶇必悟其工此非  
善於論蔡乃善於論杜按李伯紀之序亦云蓋其開

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於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凡四千四百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聊一寓於詩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

按唐僧栖白詩捲簾當白晝移坐向青山元范德機詩青山入坐席白水抱門流其語意皆出於杜却皆說向樂邊

添線

海錄碎事曰杜詩刺繡五紋添弱線魯直詩宮線添尺  
餘歲時記謂魏晉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影  
添長一線未知孰是

吳旦生曰公有至日遣興詩愁日愁隨一線長魯直  
云釋此句者引歲時記紅線量影之說而唐雜錄謂  
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  
增一線之工此說為是則知魯直已有確據故其所

云宮線添尺餘者亦指刺繡言耳

陶南村掖庭記云元時有刺繡亭冬

至則候日於此亭邊有一線竿竿下為緝  
袞堂至日命宮人把刺以驗一線之功

### 書雲

小至詩云雲物不殊鄉國異

吳旦生曰詩話舊謂冬至用書雲事宋人小說以為  
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獨以為冬至事非也按春秋感  
精符云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注曰雲迎  
日出雲送日入也冬至獨用書雲事指此未為偏失



也然余觀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  
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  
物為備故也杜預注云周正月今十一月分春秋分  
也至冬夏至也啟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雲物  
者氣色災變也漢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  
光武畢登靈臺觀雲物據此則四時八節皆可用書  
雲昔人偶於冬至用之亦可而後人遂援為故實則  
非矣

文苑英華載令狐楚冬至進鞍馬狀云迎日良辰書  
雲令節

落句

范公偁過庭錄曰小宋舊有一帖論杜詩至於實下虛  
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達後問晁以道云昔聞於先人  
蓋為縛雞行之類如小奴縛雞向市賣是實下也末云  
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虛成也蓋堯民  
親聞於小宋焉謹退而記之

吳旦生曰落句之妙忽入他意靈變莫測非後人之  
所可擬真西山引黃山谷書醵池寺云小點大癡塘  
捕蟬有餘不足夔怜蛇退食歸來北牕夢一江風月  
趁漁船步里客談又引山谷水仙花詩坐對真成被  
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師民瞻引蘓子瞻二虫詩二  
虫愚智俱莫測江邊一笑無人識洪容齋引李德遠  
東西船行云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數  
詩語意互相祖述然與老杜自懸殊也

動搖

竹坡詩話曰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讀  
太史公天官書天一鎗梏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杜詩五  
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  
乃有用兵之意詩至此可以為工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引漢武故事星辰搖動東方朔  
以為民勞之應剡溪漫筆又引天官書注左旗九星  
在河鼓左右旗九星在河鼓右是天之旗鼓動搖主

兵天爵堂筆餘云杜公雖破萬卷恐未必拘拘證古  
若此暑月夜半露坐時觀晴空星河影隱映錯落儼  
然動搖處處若此况三峽乎余觀此詩起句云歲暮  
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雖不可例以暑夜目  
之然必以星垣配合亦殊損其寥曠也

按三峽有二自夷陵州西上南津關始入西陵峽再  
為明月峽北峰上有石穴如規故名再上即黃牛峽  
南有黃陵廟宜都記云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一百

里許山水紆曲林木高茂哀猿三聲巖谷響應者即  
此此楚西之三峽峽之南門蜀江之委尻也上溯歸  
州由巴東過東西瀼溪始入巫峽再經巫山入鬼門  
關為歸峽再上即瞿塘峽在白帝城西舊亦名西陵  
峽滯潁堆當其口水經云杜宇所鑿連亘七百里重  
岩疊嶂隱蔽天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者即此此  
川東之三峽峽之北戶蜀江之咽喉也

澶漫

聞河北諸道節度使入朝歡喜口號云澶漫山東二百  
州

吳旦生曰澶音憚遠也莊子聖人澶漫為樂摘僻為  
禮而天下始分矣南都賦其竹則緣衍抵坂澶漫陸  
離柳子厚饒歌云澶漫萬里宣唐風楊仲弘詩澶漫  
渠河方涉夏蕭條竹樹已迎秋又云南山多白雲澶  
漫塞岨谷

司馬相如子虛賦案衍壇曼向注云平寬貌揚雄甘

泉賦平原唐其壇漫翰注云廣大貌

老子

塵史曰子美李潮八分歌云苦縣光和尚骨立筆法瘦  
硬方通神按神仙傳老子苦縣瀨鄉人漢書稱桓帝夢  
見老子命中常侍左悺於瀨鄉致祭詔邊韶立祠兼刻  
石即蔡邕書也今考桓帝紀年乃建和而光和為靈帝  
年號豈傳寫之誤邪或以毫有太清殘缺碑猶有光和  
二字又不知太清之名始於何代兼譙去苦縣尚兩舍



即非邊韶所刻石也

吳旦生曰網鑑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  
官之苦音怙縣祠老子注云苦縣故城在開封府鹿邑  
縣東老子祠在鳳陽府亳縣按建和至延熹凡四改  
元則非是建和明矣生於苦而祠於亳判然兩地靈  
帝光和時蔡邕輩尚在安知非另有碑刻况太清又  
明是老子稱號也老杜或指亳碑而苦縣乃以老子  
生地連屬言之不為乖謬

潘子真詩話云北岳碑後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

廟亦漢碑俱蔡邕書杜  
詩苦縣光和謂二碑也

### 屠蕪

楊升庵曰蕭子雲雪賦韜孚愚之飛棟沒屠蕪之高影  
杜子美冷淘詩願憑金騾裏走置錦屠蕪屠蕪庵也廣  
雅云屠蕪平屋也通俗文云屋平曰屠蕪魏畧云李勝  
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蕪壞唐孫思邈有屠蕪酒方  
蓋取庵名以名酒後人遂以屠蕪為酒名矣何遜詩郊  
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蕪又大冠亦曰屠蕪禮曰童子饋

無屋凡冠有屋者曰屠蕪晉志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  
諺曰屠蕪障日覆兩耳會見喝兒作天子

吳旦生曰廣韻屠廡草庵詩話補遺云周王褒詩飛  
薨彫翡翠繡桷畫屠蕪屠蕪本草名畫於屋上因草  
名以名屋此又一解

時鏡新書云晉董勳曰正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俗  
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四民  
月令云正旦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小者起先裴

夷直詩自知年紀偏應小先把屠蕪不讓春顧況詩  
還丹寂寞羞明鏡手把屠蕪讓少年

古雋考略云屠麻酒名元日飲之可除瘟氣本作酴  
酥四時纂要作屠蕪屠者屠絕鬼氣蕪者蕪醒人魂  
雲麓漫抄云按荆楚歲時記正月旦日進椒柏酒飲  
桃湯服却鬼丸數於散次第從小起注云以過臘日  
故崔寔月令過臘一日謂之小歲又曰小歲則用之  
漢朝元正則行之晉世蓋漢嘗以十月為歲首也又

云敷於散即胡洽方云許山赤散並有觔兩則知敷於音記轉而為屠蘇小歲訛而為自小起云

石楦

上後園山脚詩石楦徧天下水陸兼浮沉

吳旦生曰楦音原木名按石楦子如芎藭其皮可以  
禦饑時天下荒亂小民轉溝壑水陸並載石楦以充  
糧

白鳥

寄劉伯華使君詩江湖多白鳥天地有青蠅

吳旦生曰鮑注與白鷗波浩蕩意同言自適也是直  
解作飛鳥蔡寬夫謂或以為鷺大謬按月令仲秋之  
月羣鳥養羞注引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蓋有  
翼謂之鳥謂螢與蚊蚋也羞進也舊注又以白鳥為  
蚊蚋非是豈有兩句皆說讒成甚律度余以詩人青  
蠅刺讒固矣注家不識白鳥為戒貪而猥測之也金  
樓子載齊威公臥於栢寢白鳥營饑而求飽公開翠

紗之厨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噓短吸而食及其飽者腹為之潰蓋戒夫貪也然則公詩蓋言天下多貪讒之人耳

荊州高齋夏月無白鳥

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

崑崙月窟

魏將軍歌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嶢嶮

吳旦生曰注家昧其義此即北斗歸南之意林下偶談云崑崙月窟在西而謂之東蓋謂魏將軍略地至

西方之極而回顧崑崙月窟却在東也

揚雄長楊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注云月窟月所生處在西日域日初出處在東

### 水明樓

稗編載蘓尚書符嘗與人論詩曰祖父謂老杜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以為古今絕唱乃祖父於此有妙悟處他人未易曉也

吳旦生曰檇杌云偽蜀嘉王宗壽每諫諍行不樂燕



會行命宮人李玉簫歌其所撰宮詞送宗壽酒宗壽  
懼禍乃飲佞臣潘在迎曰嘉王聞玉簫歌即飲請以  
玉簫賜之行曰王必不納其歌詞云暉暉赫赫浮五  
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  
癡人觀此即詞曲月明如水浸樓臺所自出也水浸  
二字便涉纖麗其去王建天街夜色涼如水遠矣况  
與杜句何啻天壤

歷代詩話卷三十八